opusdei.org

他陪伴了干馀位临终 的人

在世界杂誌(El Mundo)上 发表的一篇有关费尔明 (Fermin)的文章。他曾在马 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担 任了20多年的志愿者,上周死 於冠状病毒。

2020年4月5日

在世界杂誌 (El Mundo) 上发表的 一篇有关费尔明 (Fermin) 的文章。 他曾在马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 担任了20多年的志愿者,上周死於冠状病毒。

20多年来,他每天都去马德里的拉古纳临终关怀中心。他是那里最资深的志愿者。当罹患绝症者接近死亡时,他的工作即是陪伴他们。当他们弥留之时,他紧握著他们的手,而他已然握过一千多人。

因此,这不是告别的悲伤故事,而是一个值得庆祝的、带来欢乐与平安的故事。儘管许多患者很快就忘记他了,但他永远都会被那中心铭记在心:因为费尔明除了陪伴罹患绝症的人之外,也还陪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。

他82年前出生在哈恩(Jaen)。出生后不久,由於内战,他的家人移居马德里。他育有5个孩子和13个孙子(另一个预计不久就会到来)。他曾担任会计师。两个月前,他的妻子玛丽亚伊莎贝尔因心脏衰竭去世。费尔

明因感染了冠状病毒,於上周一去世。

他的女儿露德是名护士,她说:「他担任志愿者已经将近20年了,儘管在过去两年,当母亲生病后,他不再在临终关怀中心提供帮助。但是,等她去年1月过世后,他又回去做志愿工作。那就是他奉献一生的方式:在临终关怀中心协助老人。

两个星期前,她察觉到有些不对劲,便回家去看爸爸。昔日永远閒不下来的费尔明,现在竟然无力做任何事情。看起来完全不像她的父亲。

「他非常疲倦,而且咳嗽很多,温度高达99。我决定和他一起吃晚饭,并且陪他过夜。他的温度升到100多度,早上六点,他感到呼吸困难,所以我们便把他送进医院。|

「他在加护病房待了整个上午。我止不住哭泣,因为我看见他完全的无助。他对我说: 『我很焦虑。』他的

胸口痛。测试结果是阳性的,他们说他得了肺炎。」

在Tim O'Brian的一本叫《他们所携带的东西》书中,写到在越南Alpha公司的美国大兵随身携带的物品,诸如开罐器、小刀、火柴、口香糖或香烟之类的东西。

下面是他的大女儿那个星期六带给父亲的东西: 1.手机充电器。2.点心。3. 外套。4.老花眼镜。5.当然还有圣经。

费尔明在拉古纳认识的另一位志愿者一安娜玛利亚,她每天下午2点到达,她说: 「他每天总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那里,有时甚至更长。由於他是在那里最资深的志愿者,所以他帮助培养了其他的志愿者。他很容易交朋友; 他的眼睛表达出对所照顾的人的深厚感情。他是拉古纳最早期的志愿者之一。现在已有120多位。」

费尔明和另一位志愿者,他的好朋友安吉佩雷斯,他们曾开车去探望一位失明的病人。当费尔明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时,那个盲人告诉安吉: 「我很难表达他对我的重要性。他离开以后,我会数著日子等到他下次再来。」当费尔明回来时,安吉问他为什麽那个盲人对他如此感激。他回答: 「没什麽特别的。我带他去散步,去和他一起喝咖啡,带他去看足科医生,去银行……由於他的孩子们不来看他,所以我照顾他。」

他住进医院两天后,医生们仍然对费尔明感到乐观。他的女儿说:「星期二我打电话给他,但他没有接听,因他已无法使用手机。他们决定不再给他氧气。医生告诉我们,他的病情恶化了,有严重的双侧肺炎。他昏迷了五天。」

费尔明经常喜欢开玩笑。他的孩子们 回忆起暑假时在海滩上的免费露营。 由於他们家庭人丁兴旺,出外旅行 时,汽车里很挤,而且没有空调。

「我们就像那时代的西班牙。」他们说: 「我们过去喜欢在假期去钓鱼;即使鱼线都缠结在一起,他仍然总是微笑著。」

「当母亲生病快走的时候,他告诉我们: 『我只求天主使我不会反抗。』 他从来没有反抗过。|

上周二是殡葬礼,他葬在他妻子旁边。他的儿子卡洛斯住在布鲁塞尔,所以没有参加。住在瓦伦西亚的儿子费尔明也缺席。他的女儿帕洛玛住在更远的路易斯安那州。因疫情的隔离限制,只允许他的女儿露德,伊莎贝尔和丈夫何塞阿尔贝托,及一位挚友瑞卡多参加。这四个人保持至少彼此相距六英尺之远,没有任何拥抱。

亲戚朋友告诉我们:他是一个智者。 那种已经无法再轻易找到的智慧。

跟父亲在医院最后一次的电话交谈 中,露德告诉他:「我非常爱你。」

那位曾陪伴过干馀位临	终之士的人,
只用了三个字回答她:	「我知道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ta-pei-ban-liao-qian-yu-wei-lin-zhong-de-ren/ (2025年12月16日)